



HISTOIRES DE FAMILLE

Georges Simenon

家庭

[比利时]

乔治·西默农 著

程松 译

HISTOIRES DE FAMILLE

Georges Simenon

家庭

[比利时]

乔治·西默农 著

程松 译

乔治·西默农作品分辑精华选 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庭/(比)西默农著;程松译. —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944-4

I. ①家… II. ①西… ②程… III. ①中篇小说-小
说集-比利时-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855 号

Georges Simenon

HISTOIRES DE FAMILLE

LE CONFESSIONNAL © 1965,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忏悔者 ©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GEORGES SIMENON ®  Simenon.tm, all rights reserved

LES AUTRES © 1961,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其他人 ©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GEORGES SIMENON ®  Simenon.tm, all rights reserved

LA MORT D'AUGUSTE © 1966,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奥古斯特之死 ©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GEORGES SIMENON ®  Simenon.tm,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317

责任编辑:余雪霁

特约策划:仲召明

封面设计:汪佳诗

版式设计:高静芳

封面绘图: yangmwahaha

家庭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 著

程松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发经 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43,000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44-4/I·4747 定价:48.00元

目录

忏悔者 / 1

其他人 / 139

奥古斯特之死 / 265

忏悔者

第一部

第一章

“你要点什么？”

“你呢？”

他犹豫了几秒。他为什么要假装这样，为什么不表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告诉别人他真正的喜好呢？

“一杯冰镇饮料。”

正如他的期待，他看见她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欣喜的光芒。这光芒在他们遇到的那一刻不就出现过了吗？他的双眼里不是也有一样的欢欣吗？

柜台后面的男人袖子被卷到胳膊上，正在等待顾客。不久前一位客人叫他拉乌尔。他很年轻，大概只有三十多岁。这里的一切都很年轻，朝气蓬勃。酒吧的墙壁是白色的，桌子、椅子以及他们坐的凳子

也都是白色的。

“给我来一大杯牛奶加两个巧克力冰球。”

他指着放着酒瓶的架子旁边的食品搅拌器。

“好喝吗？”她问道。

“这要看个人口味。我很喜欢。”

“那我也要一样的吧。”

显然，这些都不怎么重要。也许将来某一天这会变得很重要。谁知道呢？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度过了很多时光，也许很多年后，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后半生和当初的某一分某一秒息息相关。

“这么大的杯子可以吗？”拉乌尔拿着一个接近半升的杯子问他。

“可以。牛奶是冰的吗？”

牛奶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酒吧里只有四五个客人，两个穿着紧身裤的女孩子和几个把摩托车停在人行道旁边的男孩子，自动电唱机里放出的音乐使这个小小的酒吧微微震动。

安德烈·巴尔以前从没来过这条街，他甚至不知道街道的名字。不过，一条街的名字又有什么要紧呢？只有他们眼里的光芒才是重要的，这种轻快的、欢欣的感觉就像是他们正在互相逗乐或者正在经历梦幻。

“您也要巧克力冰球吗，女士？”

两个人看着拉乌尔调制饮料，就像在看一场精彩的演出。冰球在牛奶里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又沉下去，慢慢地融化、消失，在牛奶里变成一条淡紫色的线条。

“看起来不是特别诱人。”

“但是真的很好喝！”

她笑了。

“你笑什么？”

“因为你说话的语气如此坚定，让我有点吃惊！其他男孩子一般会喝些开胃酒或者威士忌什么的。”

“我不喜欢喝白酒。”

“也不喜欢红酒吗？”

“是的，我也不喝啤酒。我也不吃樱桃白兰地或者马拉斯奇诺这一类甜点。”

他比她大概高了一个头。他身高一米七八，医生说他在五年后会长到一米八五。他肩膀宽阔，身体强壮，肌肉结实。

婴儿肥变成肌肉的时间还不长。他曾是班上最肥的一个，这让他苦恼了好几年，而现在，他已经是班上最强壮的那个了。

“要用吸管喝吗？”

“一般人是这样的。”

“你以前来过这里？”

“我刚刚进来，是第一次。”

“你喜欢吗？”

“你说什么？巧克力吗？”

“不是。我说的是电子吉他。”

因为这时一个黑发女生正在听一张电子吉他的唱片，她的头发几乎是直直地垂在脸上。他着迷地看着那台电唱机，那个女生正靠在上面，就像靠在一个男人的胸口上。

“看情况吧。我更喜欢古典吉他。你呢？”

“我也是，看情况吧。”

她吸着冰牛奶，吸管发出一阵咕噜声。他们之间是有点默契的。他之前只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她来他们家吃晚饭，那是在戛纳，当时她和父母一起。第二次是普瓦德他们一家回请他们时，就在这里，尼斯。现在，这两家人可能几个月乃至几年都不会再见面了。

因此安德烈就想出这一招。他在周四骑着轻型摩托来到尼斯。他知道弗朗辛那天没有假，但周六有。他也没忘记她是在丹东中学上课，那是一所私立中学，有会计、速记和语言三个专业，在天堂街的一栋大楼里占据了两层，靠近比利时澳海大道，在一家意大利餐厅上面。

她五点从学校出来。一刻钟之前，他就在人行道旁边等着，距离大楼大约五十米，一手扶着小摩托车。

五月份的阳光很温暖，甚至有一点热，女人们穿着淡颜色的裙子。他经过英国人散步大道时，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正在宽大的遮阳伞下面眯着眼小憩。在白色的浪花之间，可以看到人们穿着颜色艳丽的泳装。

“你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想，你呢？”

“我也什么都没想。”

这也许是真的。但他也许在想她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她不穿那种会把臀部勒得很紧的裤子，也不是那种会随便坐上摩托车后座的女孩。

她知道如何掩饰。他们俩都在掩饰。他看见有些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从丹东中学出来时，连忙启动摩托车，假装只是正好经过那条街。

“弗朗辛！”他看见她之后立刻喊道。

她早就看到他了，也许在他启动摩托车时就看到了。

“你的学校在这里？”

就好像他根本不知道一样！

“你在尼斯干什么？”

“我来看看我考的学校，我下个月要参加毕业会考。”

她假装相信他。然后他们很自然地肩并肩地走在人群里。他推着摩托车，而她用胳膊夹着书本。

“我以前没注意到你这么高。”

安德烈·巴尔已经看到好几对夫妻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都面带类似于嘲弄的微笑，他实在不明白。

他不觉得自己可笑，也没觉得她可笑。他如果不是推着车，她也没拿着书，那他们也可以手牵手一起走路。

他们经过一个花店，从几米之外就能闻到新剪的石竹的气味。再往前就是她住的维克多·雨果大道了。这条路实在太短了，于是他问道：

“你赶时间吗？”

“不是很赶？”

“你渴吗？”

“我正好想喝点东西。”

他带她穿过胜利大街，离她家越来越远，载着她穿过那些狭小的不知通向哪里的街道。她并没有反对。他们其实哪儿也不去，只是走走而已。安德烈·巴尔希望找到一个好地方，和她待上一会儿。最后，他们来到了这里。

“你也在准备考试吗？”

“七月份才有考试。”

“考完试呢？”

“我还得读一年书。”

“很难吗？”

“不是很难，比在高中里好多了。我在高中里很难跟上，很快就知道自己可能过不了毕业会考。我书读得不是很好，不像你！你想好以后要干什么了吗？”

她在他家时已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了，就在他的小阁楼里。比起他的卧室，他更喜欢这个屋顶阁楼，因为这里是他的庇护所，只属于他一个人。两家父母在客厅里谈论他们以前认识的那些人以及那些人现在的生活时，他向她展示了自己的空间。她在一堆书和唱片旁边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电动汽车环形轨道。

“你想试试吗？选一辆车吧……”

他手里已经拿着小遥控器。

“要加速就按这个按钮。减速就轻一点按。转弯时一定要注意。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很复杂。”

他在阁楼里要经常低下头，以免碰到房梁。他们玩得很开心。她把他的车玩翻了很多次，蓝色的那辆翻了大概不止十次。他对她宽容、友善。

“你开得太快了。一定要尽量避免突然加速。”

那时他十七岁半，她十七岁。

“你平常跟谁一起玩？”

“没有人。我一个人玩。跟爸爸玩过极少数几次。”

“你没有朋友吗？”

“只有同学。”

“你经常见他们吗？”

“只在学校的时候。”

“你不跟他们一起玩吗？”

“几乎不。”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不愿意吧。”

在第一次见面的晚上，他们的眼神里就有些讽刺，他们好像在嘲弄自己。

“你呢？”

“我有时会跟妈妈去看电影。”

“你晚上从不一个人出门吗？”

“爸爸不喜欢我这样，妈妈也是。我们家比较保守。你的爸爸妈妈呢，他们很严肃吗？”

“不严肃。”

“他们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我想会的。他们不怎么管我出门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回家都可以吗？”

“我有钥匙。”

两个人都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相处得那么愉快。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时间快到了，我得走了。”

“再来一杯冰的？”

“啊！不用了。我喝不下一升牛奶，胃会受不了的。”

“我倒喝过。有一次我喝了五杯冰饮，和这个一样大的杯子，其中有两杯橙汁，还有一杯菠萝汁。”

这不算约会，也不算邂逅。这是一次小小的奇迹，他们对这次奇迹都很乐意地做出了一点贡献。现在，他们再次走在充满阳光的人行道上。弗朗辛突然将手搭在他的胳膊上，说道：

“那不是你的妈妈吗？”

“在哪里？”

“就在对面的行道上。她是从那个黄色的房子里出来的……”

现在他也看到并认出妈妈金黄色的头发，果断的步伐，还有暗玫瑰红色香奈儿云纹套裙。

“你认为她看到我们了吗？”他有些懊恼地问。

“没有。她出门后马上就向右拐了，好像很匆忙，都没有向四周看一眼。你希望她没有看到我们在一起？”

“无所谓，都一样。”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毫无疑问，就是他母亲。他看到母亲在前面的街道上正走向一辆红色敞篷车。她坐上车，戴上手套，咔嗒一声关上车门。他和母亲距离不到二十米。她启动汽车时，他感觉他们的目光在后视镜里相遇了。汽车发动，转向街角，驶进车流中。

他们仍走在人行道上，肩并着肩，他推着摩托车，她臂下夹着书本，但是他们的步子不再一致。弗朗辛偷偷看了他一眼。她并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后来也没有问过。

他们走到维克多·雨果大街，那栋高大的石头大楼上，一块铜牌

被挂在淡色的栎木门右侧，上面写着：

埃德加·普瓦德医生

神经科大夫

曾在巴黎大医院任主治医生

“再见，安德烈。谢谢你请我喝冰饮。”

“再见，弗朗辛。”

他对着她微笑，眼睛里流露出恋恋不舍，好像他们以后再也无法拥有这个下午这样的快乐。

他趴在屋顶阁楼的地板上，和平时一样，面前摆放着一本化学书。他听到诺埃米的声音：

“安德烈先生！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她喜欢这样在楼梯上大声喊，尽管他妈妈不允许她这样。

“您不能像通知我们一样去告诉他饭好了吗？”

“不能，太太。因为我有静脉曲张，您让我每天不要超过三次去叫这个年轻人吃饭，他明明知道现在是吃饭的时间！”

他们八点半才吃饭，因为他爸爸很少在八点之前从诊所回来。妈妈不停地盯着安德烈的胸口，不止一次地提醒他没有戴方巾。

他们之间这种小小的战争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他选择了不管是在学校、街上还是家里都适合的穿戴：浅褐色人字斜纹布裤子（洗过太多次，颜色已经变淡），系带凉鞋，方格纹彩色衬衫，衬衫领子解开。

除了在一些重要场合，他从不穿西服，只穿夹克衫，到了冬天就加一件宽大的羊毛套衫。

“在我们班，没有人戴领带。”

“我可不赞同这样的父母。”

他爸爸没有参与他们的争论。他很少说话，吃饭很慢，面色平静安然，并无担忧，但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因为他一直都在认真地听。

他看起来比实际身高要矮，因为他的肩膀很宽，脖子很粗，胸部也很臃肿。他有一米七，只比儿子矮八厘米，比妻子矮三厘米。他的妻子看起来非常高大。

他们静静地喝着汤，安德烈觉得妈妈想问却又在回避问他一个已经到了嘴边的问题。她最后还是问了。诺埃米上鱼时，她没有看儿子，问道：

“你今天下午干什么了？”

“我？”

他准备撒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但他担心自己会脸红，或者需要拙劣又稀里糊涂地解释，所以说了实话：

“我骑摩托车去了尼斯。我想看看我要毕业会考的那个学校。就是个破房子，比戛纳的学校差多了。”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但最终没有说话。她还能问儿子什么呢？在那个现在他已经知道叫伏尔泰的小街上，他看到她了吗？他认出她了吗？

有一瞬间，爸爸看了看他和妈妈，好像感觉出他们之间的那点紧张气氛，但是他什么也没说，继续吃饭。

几个小时之前，午餐快结束时，她问了他一个每天都会问的问题：“你不用汽车吧，吕西安？”

他在工作日很少用到汽车，这差不多已经成为惯例。他们住在英国人散步大道上，离卡诺大道只有几步路，离学校也很近，可以听到学生在课间休息时的打闹声。安德烈小时候可以从学校溜出来，回家喝杯牛奶。

吕西安·巴尔在小十字大道上有一间牙科诊所，离卡尔顿酒店有点远，在加拿大街的一个角落里。他喜欢锻炼，哪怕很赶时间，也坚持步行走完这一刻钟的路程。

他什么都没问，妻子又补充道：

“我今天要去见我的裁缝。”

安德烈早就知道这件事，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震惊。他妈妈忍受不了太沉默的气氛，一旦饭桌上出现沉默不语的情况，她就开始说话，什么都说，说她做了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说她朋友或者供应商跟她讲过的事情。一般都是说她自己或者说和她相关的事情。

他非常肯定妈妈在离开饭厅时说过：

“我要去找我的裁缝。”

雅美太太。他很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去找过这个裁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女仆，妈妈要带着他。

就在格拉斯的大街上，在穆然和罗谢维尔中间，在一栋灰色阴暗的房子的二层，那里发出一种令他无法忍受的气味。

角落里有一台缝纫机，窗户旁边立着一个人体模特，沙发上总是蜷着一只毛发白色和黄棕色相间的猫，还有一个带有镜子的衣柜，以便顾客仔细查看衣服是否合身。